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一

策二十五

泉貨

議運漕一道

不奪人利一道

鹽法之弊一道

議罷漕運可否一道

均財禁兼一道

議井田阡陌一道

邊塞

議邊塞事一道

御狄一道

備邊一道

守險一道

議兵一道

選將帥一道

議漕運

昔在隋季厥庾空虚爰逮皇家京坻彌望既乘前弊年蓄

未登自東徂西依常運漕今送納之所物賤本州欲齎直買輸利益兼倍

對

衛弘敏

對什一而稅布政之通規九稔為儲經國之成務倉廩實而知禮夷吾之論有徵金湯守而惟粟墨翟之言無守昔隋季凋殘厥庾並竭泊皇明續錄黎獻咸熙並孝弟力田信可封於比屋家給人足實委餘而栖畝於是上直常平將備水旱下歛薄賦以蓄京坻故遠近諸州隨方輪轉陸輦車而接軫川漕引而連檣但六合時雍菽粟流而衍五錢標價水火埒其饒若政利從機惠美無費以送納之所物賤本州欲令齎直買輸不勞而益如愚管見切未為宜

何者任土稅田定差於不刊之籍配租納稅設條於惟行之令豈可取越公途苟從私益革送納之通式開買輸之權利者歟謹對

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權酷誠厚歛及雜稅

白居易

問鹽鐵之謀權酷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徵皆可以佐助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舍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奪利於生人取舍之間孰為可者

此下十五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皆白居易擬作

對

臣聞君之所以為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

集作貧

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
 從天來必是強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則日引而月長人則
 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
 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
 庫折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其利冗開而罪梯構然則
 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
 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自富也故唐堯夏
 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
 鹽鐵之利亦國足用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
 皇漢武隋煬之時雖收大半之賦征逆折之租建榷酤之
 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用而人糜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

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夫利

通集作散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

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孰與不足記曰人以君為心君

以人為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

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之地之生財

多少有限人之食利眾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

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

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

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若皮盡於毛下

本或不存與之也同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害斯

可知焉是以善為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

如集作

貨不用計數之利不蓄聚歛之臣聞權筦之謀則思侵削
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詠歌作
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
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問議鹽法之弊

論臨晉商
之幸

前人

對

對臣伏以國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弊
起則法隳法隳則利厚利厚則奸生奸生則利薄臣以爲
隳薄之由由乎院場太多吏職太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
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既多則各處
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懼

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
厭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費
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奸緣課雖存而利
失矣若今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麤謹鹽量之
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誘商則出無羨鹽
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課矣鹽不羨出貨不濫入則法自
彰而利復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東農
夫貿易其貨產入爲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禪販少出
官利惟求隸名居無征徭行無權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
入於私家集作室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筦權明矣
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

之次也若上既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倖人奸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析毫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議罷漕運可否

前人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其間水旱不時賑貧貸乏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腳價和糴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於彼乎害於此乎

對

對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為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為長久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畿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則難於徵集作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臣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為法脩以為常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之所湊也萬人之所會也六軍之所聚也雖野集作利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能充其用集作費况可口削其穀月廩其糧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齎歛糴之資省漕運之

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者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他。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汎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也。此臣所以謂若以爲長久之計。則不知其可也。

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禁兼并止盜賊起庶讓

前人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慾。故不足者爲奸。爲盜。有餘者爲驕。爲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別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庶耻行。作爲何方可至於此。

對

對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之所以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天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爲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一作制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爲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者。有常力。人之用財者。有常數。

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姻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一作有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慾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貧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飽庶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慾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

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艷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斂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賊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集作矣

議井田阡陌

息游惰止兼并實版耑

前人

問自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別都鄙之名其為名制可得而知乎其為功利可得而聞乎

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兼并大啓游惰實繁雖歷代
因循誠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既
廢之甚難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對

對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
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
則夫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
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
狹畫為夫井量人戶之衆寡分為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
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一作衆心足以安家野無
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室以容遊人逃刑避役者無所

集作
奢

之棄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固食力相濟其出
財征也不待征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
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
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
門開至使貧弱集作苦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強者專籠山
絡野之利故自秦漢迄於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
以為井田者廢之類已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且宜漸制何
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奪
者得其計王莽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商
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明驗也故臣請斟酌
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曠者且循集作修其阡陌戶

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夫家漸有數夫然則丘田井邑一作井邑丘田之地衆寡相維比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土地集作者矣

議邊塞事

問東胡逆命北海為墟朝廷徇脩復之功邊境之折衝之寄遼水東西城池不復九山左右職貢猶迷其使三聖遺黎九州故地飄然零落可不痛哉今欲示以威惠申誘約束選衆之舉未暗于今出群之畧何必是古指明其要無太簡焉

對

馮萬石

對古之王者仁覆萬類不以中外為隔而以兼濟為心固能出門同人遠近感應含生受氣靡不從助焉蠢彼林胡阻分遼漢挺而走險代構其患昔我大唐之創業也東舉日域北暨幽陵不毛之類僉率貢職頃邊吏不謹憊我王度夷戎恬亂遂荒塞垣致乃屢劉朔遼騷驚河冀天地悔禍人亦有心懷我舊章自相魚肉遊竟待命為日久矣光天纂曜景號昭升萬靈與能兩儀交際蠢彼醜裔何獨匪人但未諭堯心自疑其譴累息跼蹐猶昧占風且舜自側微舞干而有苗即叙湯亦小惠褰羅而異方懷柔今若一選王人以備行李諭茲天造慰彼遺黎則兼程驟步不日

而至北極夷障無限於幽荒東絕扶桑盡同於封內何止
兵不血刃野無勞師復遼水之城池循丸山之琛賚而已
若乃選衆舉能之術五材三畧之奇亦鏘鏘廟堂濟濟朝
序人誰不職一作儀知臣在君何待庸言而後行是羲皇之
代戰爭不興文景之時韓彭勿用雖欲自效亦無所施謹
對

禦戎狄

徵歷代之策
陳當今之宜

白居易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畧多矣故王恢呈征討之謀賈
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
古今異道利害殊宜將欲採之孰爲可者

又問今國家北虜欵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

討之則疲困師徒舍之則侵軼邊鄙許和親則啓貪而厚

費要

則作約

盟誓則飾詐而不誠今欲遏彼戾劉化其桀勁

來遠人於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此下十五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七
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狄者一氣所生不可翦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臣
而蓄也故爲侵患之暴久矣而備禦之畧亦多矣考其要
者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課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
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
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
由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疲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

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羞胡耳目
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漢

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
安雖侵掠之患漸集作暫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

為匈奴所欺也用晁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惠未免攻
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文病之有

廣武漢匈奴贊文帝聚天下精兵於廣武集作武非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

誘之以餌誘之以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
有素斯皆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覩也以今參古棄短取

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為近筭淺圖非帝王久遠安
邊之上策也何者臣觀前代若政成德盛國富人安則雖

六月有北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國貧德衰人困則雖
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何則國富則師壯師壯則令

嚴人安則心固心固則思理如此久久一作矣則天子之守
不獨在於諸侯將在於四夷一作夷然矣則暫雖有事何足憂

焉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人困人困則心離心離則思亂
如此久久一作矣則天子之憂不獨在於邊陲或在於蕭牆

矣則暫雖無事何足慶焉蓋古之王者慶在本而不在末
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柔中懷外說近來遠北虜嚮

風南蠻賓貢所未化者其為一作餘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
犬羊視之如蜂蠆不以士馬強而財力盛恃之而務戰爭

不以亭障靜而烟塵銷輕之而去守備但且防其侵軼遏

其度劉去而勿追來而勿縱而已然後畧四子之小術弘
三王之大猷以政成德盛為圖以人安師壯為計故德盛
而化則服服則懷柔師壯而動則威威必震讐夫然後可
以不糜財用不頓師徒不盟誓而外成不和親而內附如
此則四海之內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至河
隴已侵之地庶從容以歸上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議守險

德與險
燕用

前人

問易曰王公一作侯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在險然用
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守國之誠二議相反其指何
從

又問以山河為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德為藩者四夷
為之守也何則苗恃洞庭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
其固何也今欲鑒昌亡審用舍復何如哉

對

對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
齊得十二而霸諸侯蓋恃險之論興於此矣史記曰在德
不在險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議生於此矣
臣以為險之為用用舍有時恃既失之棄亦未為得也何
者夫險之為利大矣為害亦大矣故天地閉否守之則為
利天地交泰用之則為害蓋天地有常險而聖人無常用
也然則以道德為藩以仁義為屏以忠信為甲冑以禮樂
為干櫓者教之險政之守也以城池為固以金革為備以

山河為襟帶以丘陵為咽喉者地之險人之守也王者之
 興也必兼而用之昔漢高帝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
 不及於周而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險建都創業垂
 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徒負大河憑太行
 保洞庭而不脩德政坐取覆滅者是專恃其險也管子恃
 其僻陋不修城郭喪其三都者是怠棄其險也由斯觀之
 山河之阻溝壙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智以險昌愚以險
 亡昌亡之間惟陛下集有能字鑒之

問備邊 併置帥將

前人

對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西之兵其數
 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遏侵掠禁奪攘則可矣夫

大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軫陛
 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鎮壘太多主將太衆
 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
 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誰
 肯當之今若合之為五將總之以一師將令則戮力師一
 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其罪必行賞罰然
 後撫便宜一作利便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待勞以寡制衆則
 雖黠虜無能為也臣又以為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
 而無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
 曰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關能制其開
 闔得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之要操塞之關則西陲之憂

可少息矣

議兵 用舍逆順與亡

前人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廢而不用且涉去兵之罪資以定功又乖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否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戎而業成王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數何由逆順之要安在

對

前人

對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者不

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能去

兵兵之設久矣又周走天下偃武脩文猶立司馬之官六

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

可去兵也不可黷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逆

順之要大畧有三而兵之名隨焉夫與利除害應天順人

不為名師義然後動謂之義兵相時觀釁取亂侮亡不為

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宣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

貪人田土謂之貪兵兵貪者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者

之兵無敵於天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者之兵先弱敵而

後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者之兵先自敗而後戰也故勝

與不勝同歸於亡焉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

與不勝同歸於亡焉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

文苑英華 卷第五百一
則思耀武是獲一兔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則弭兵
是困一噎而欲去食也曾不知無教者根於義自敗者本
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功於武不其惑歟興廢之中逆順
之要昭然可見惟陛下擇之

問選將帥之方

前人

對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理兵之將而
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
君功見於選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選將之術在乎因
人之耳聽之因人之目視之因人之好惡而取之舍之故
明王之選將帥也訪於衆詢於人若十人愛之十人之將
也百人愛之百人之將也千人悅之必千人之將也萬人
伏之必萬人之將也臣以爲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此而
求十得八九矣

按正九十三字

八月初六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一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

策二十六

求賢

求賢三道

高潔之士二道

請以族類求賢一道

尊賢一道

請行賞罰以勸舉賢一道

文學

議文章一道

採詩一道

救學者之失一道

黜子書一道

書史百家三道

射御

射御二道

求賢

問選賢舉能秀造參用今之所薦誠為得人未聞含聲待
 扣乃有不耕而獲十室忠信理亦難誣若遂踐於清朝仗
 何材而一作於濟物又二老歸周見稱何德八元佐一作仕舜
 見述何功滋泉以何術見稱莘邑以何辭作相雲臺畫象
 述其先麟閣稱名標其道

對

馮萬石

對昔者聖人之立極也選衆舉能列官分職以通天地之
 德以類亭毒之功臣哉隣哉時用遠矣主上重光續曜紹
 開中興拜輜軒於受命之初希俊賢於御極之日茲乃歲
 軒之志堯禹之心勤求文闕所望於清光哉汝鄧林有

勤求故三德

必至之材崑山無藏價之寶可不謂然乎走一作臣以妄庸

藝無兼採繆從卑列應此嘉薦誠非鈍朽所能塞充然天

休一作光震動虛求秀逸揚於王庭亦儷俛矣顧當參明試

獻嘉猷竭謏聞敷大體言用身退以酌萬一豈所謂不耕

而獲邀名幸時而已哉今見屬有司恭承下問懋陳常務

自謂無竒若得飭躬召見對揚天休下學上達舒憤竭情

則亦引諭陰陽較明時政之要感激狂直甄擢授受之宜

效其滄汰以增海岳耳若遂踐清朝濟時成務其道甚大

惟變所適俾聞後命則藏器而動顧以更僕亦何盡言曲

學鯁生居今志古若乃忠為令德功實佐時披卷懷人恨

為異代雖慙非博物敢不揚言則夫西伯善養夷齊以讓

國歸老帝舜舉能元凱以通才授職維師尚父韜鈴乃適
道之功相時阿衡辨飪為獻君之術雲臺紀績吳鄧懿其
元勳麟閣圖功衛霍流其茂實謹對

求賢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第二道策

吳師道

同前

問棘津登輔不因階於尺木莘郊作相豈憑資於累遷蓋
道有攸存時無可廢爰暨澆訛必脩一作循班序先容乃器
因地拔萃共相沿襲遂成標準今聖上務切懸旌心摧啓
繇一作飾雖衣冠華胤已喬遷於周列而衡泌幽人罕逢集
於魏鼎豈英靈不孕於山澤將物理自係於古今無蔽爾
辭切陳其致

對

上官儀

對鳳德方亨必資英輔龍光未聘實俟明君既藏器以須
時亦虛襟而待物莫不理符靈應道叶冥通類霜降而鍾
鳴同雲蒸而礎潤秘策赴之如投水神心應之若轉規用
能感會一時抑揚千古是以沉鱗暫躍遂游沫於天漢墜
羽纒遷乃騰驤於日陸弘心體之妙旨播舟水之嘉謨義
列丹青德融金壁迨乎特鍾季叔化漸澆訛拔萃之惠罕
流因地之階愈篤使西都金一作陳張子奕葉稱榮東國袁生
八公為貴廷尉之明窮識理十載無知黃門之妙極摘文
八遷寧進徒使干星秀氣未翳窮塵照庶奇光長埋幽石
自可循風市馬襲軌畫龍三反不虧七年無廢彘彘束帛

一作逾

指丘園而畢陳翹翹車乘望林泉而載轄則材標海若霧
集丹墀德表星精雲飛紫闕豈直高尚之士遥集於台司
衡泌之傳喬遷於鼎職謹對

高潔之士

問惟堯則天全穎陽之節惟禹奠川遂滄州之美然則高
潔之士出於盛明庶恥之賓不生澆季自皇唐受命驅駕
前古貞道不聞風軌莫繼豈端操之範獨秘於往辰將奔
競之徒頓騁於茲日緬懷長往有情深衷貯聽離一作賢
以祛心疚

對

張昌齡

對則天分命箕山多長往之賓濬畝劬勞滄州有肥遁之

客是以北荒孤竹耳

一作隱

草澤而輕周南岳紫芝之翫林泉

而耻漢此蓋爲匹夫小節未達汾陽之旨獨行幽姿寧動

少微之宿豈若大風在夢非能入兆下箕尾而稱師委旄

頭而作傳自大君有命遠頓天絃絃蓋岩穴之英奇摠濠梁

之適軸脫荷裳而襲朱紱解薜蘿而緇青綬五尺童子羞

稱荷篠三事大夫耻觀瓢飲將使鄭君谷口擅不言之謔

曹相府門多清淨之化方知聖人在上真隱不獲全其高

淳風所偃幽真不能固其節麤卵

一作麤

得性麟鳳所以呈

姿山林不天風雲以之通氣物既稟和而適變土亦感類

而相從調飪自可怡神烹鮮足堪養性猶謂寒泉獨善未

臻授手之仁薪樵寡濟有助興王之道謹對

同前

田備總目作田恪

對聖人出震博訪芻蕘大帝登庸詢謀師相是以周稱尚
 父呂望擢自磻溪殷曰得賢傳說求諸版築莫不舟梁羽
 翮昇實蓋梅表區寓之明明成朝廷之濟濟自隆周泊乎
 幽厲朝政在於諸侯炎漢至于哀平威權任乎卿相貂蟬
 耀彩雉俊遍五侯之門劍履三光賓客滿四豪之第吹竽
 彈劍犬吠鷄鳴用才各任所能取士不求其備弓旌之命
 非道德之門蒲帛之徵乖有道之室方今前疑後承龍翰
 鳳翼左輔右弼岳氣星精加以徵逸璞於岩廊索遺珠於
 窮海丘園之下羔鴈成行閭巷之中軒輅相次玄纁之禮
 既備巢父長謝山林珪璧之問不空夷齊豈食薇蕨謹對

請以族類求賢

白居易

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效其用君
 賢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辨之集無此二字其術安在

此下七篇並於白君居易集備制科
 七十五門中所言問答皆君易作

對

對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效其用然
 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者豈不以貴賤相懸朝
 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悽悽之誠何由
 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然兩不相遇如
 此則豈惟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已來亂多
 而理少者實此之由也臣以為求賢有術辨賢有方術者

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矣近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乎
 線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
 不可得也夫必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
 求必以類至此亦猶水流温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人
 以德義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者
 必朋集作於正直不朋於頹邪以貪冒為意者必比於貪
 冒不比於貞廉以悖慢肆心者狎於悖慢不狎於恭謹何
 者事相害而不相習集作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
 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
 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思因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
 察流濕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則集作
 必

辨分而自見求之於集作術辨之於集作方於是乎在集作
 乎集作矣

尊賢請厚禮以
致大賢也

前人

問國家歲貢俊逸集作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
 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
 乎

對

對臣聞政禮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之

由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有

集作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

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幣之禮盡揖讓之儀則大臣之

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矣凭几據床以今召焉則廝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廝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為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為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况於開帝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善盡美之事畢矣

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前人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容易其所舉耶

也集作耶

對

前人

對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

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

遺

集作遠

濫斯所以合陛下尚有未得賢之嘆也伏惟申命

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才授以小大之職然後明察

以集作

臧否精考課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
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輪轅以相承
集作 俾夫草靡風行達於天下則天下之耳盡為陛下聽
天下之日盡為陛下視明其視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
無遺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疑神端
拱而天下理矣

議文章

碑碣
詞賦

前人

集作

問國家撫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炳
集作 焉然則述作之聞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
美者多觀其虛詞今欲去偽抑淫芟蕪剗穢黜華於枝葉
及實於根原引而求之其義集作 安在

對

對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
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
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
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意於文
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
集作 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詞賦
訟讚誅碑碣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焉集作 有愧詞者焉集
美 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世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
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之理化誠成之教也其古之為
文者上以備王教繫國風下以存警誡通諷諭故懲勸善

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
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不覈實則勸懲之義缺矣美刺
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臣
又間稂莠稗秕生於穀反害於穀者也淫詞麗藻生於文
反傷於文者也故耘者耘稂莠稗秕所以養穀也王者刪
淫詞麗藻所以養文也伏唯陛下詔主文之司論養文之
旨俾詞賦合警誠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誅有虛
美愧詞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實
抑淫者誠宜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文章
不與三代同風哉集作同風歟

採詩以補察特政

前人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
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焉集作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
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
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大夫以為何如

對

對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已之過所以立理本道一作遵導化
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
刺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戒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
嘆發於吟咏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
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

虛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歛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
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
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
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
焉政之廢者脩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
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
髮之善者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者上必聞也則上之
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
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
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救學者之失

禮樂詩書

前人

聞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
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
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
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
究聖賢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為
言行播之為風化何為何作得至於斯

對

對臣聞化人動衆學為先焉安上尊君禮為本焉故古之
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
也國家刪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為學者之先知生
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欲

以集作使乎四術並舉而行之萬人相從而化之集無然臣觀
 太學生徒讀集作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
 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與孝之義
 不彰失其情則同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棄本而從末棄
 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嘆
 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脩習之名而無訓道
 之實也伏望審官集作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講詩者
 以六義風賦為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
 代典謨為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
 幼為節不專於俎豆之數楊襲之容也學樂者以忠和孝
 友為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遺

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習
 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溫柔敦厚之教䟽通知遠
 之訓暢於中而和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
 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覩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
 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問黜子書

前人

對

對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
 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別而百氏之書
 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班固
 序之詳矣是非取舍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

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
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
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為之
隱退况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消蕩乎斯所謂排
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
畧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書史百家

問卦分江使莊子神龜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
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紵禮樂
而齊驚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
轍有慚胥王之化無異雜鉛之寶請用於火恐招博奕之

譏將翦其風復爽芟夷之義上塗交戰一為解環百兩之
篇孰關其善七分之術孰著其能誰求天下之書誰决塚
中之錄識二簡者何子觀四轍者何人京兆耆舊之篇起
於何代陳留神仙之傳創自何人誰先孝子之圖誰首逸
人之記倘無談於雕棘將有薦於拔茅

對

許南容

對夫皇王範物經籍訓人澆浮之說漸列文質之規斯變
故九流異軫一作軼百氏齊鑣枝分葉布千門萬戶雖復言
有踳駁理或叢殘時招胥王之譏乍起雜鉛之議妨工惑
善招惡左傳昭德今塞遠比夫群岳參差各有蔽虧之勢
衆川浩蕩俱資潤澤之功且夫三代之道未能無弊六經

之教尚皆有失其於子史何獨尤之若以失而便廢則書禮之法可捨短而從長去泰而除惡咸用於火竊未為得各言其志亦何傷乎乃好尚不同撰述各異並流鉛槧咸著蓬山京房惟善於七分張霸心明於百兩荀勗决塚中之錄陳農求天下之書識二簡者廣微束哲字也觀四轍者周穆京兆耆舊光武創其篇陳留神仙阮蒼述其事梁雄作逸人之傳一作記劉向修孝子之圖斯並賢者傳之不朽謹對

同前

李令琛

對日月经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地畎澮資其廣深俱麗於乾綱同歸於坤坎一作坎軸况六經既出百子並整萬卷

五章七畧四部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連珠之寶當有求書之官遠探禹穴近開汲塚之文具修蠹簡或陰陽不謬朱紫自分仲任叢殘之譏並非通論稚川翡翠之喻實得大方豈重以芟夷加之翦截敢申直筆以塞異端則有百兩之篇張霸所善七分之法京房獨精陳農訪天下之書荀勗决塚中之策識二簡者束哲觀四轍者穆王京兆耆舊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起自阮蒼劉向修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謹對

同前

對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以興典謨斯起即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問宣父挺生刪詩

書而及魯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光庶之心靈啓群
生之耳目洎乎尼山落構梁木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作
漫起於是墨承諸廟孟繫司徒八字一作承文子開教於
五神范蠡逞能於千樹孫武絢其韜畧蒙叟混其鵬蜩葛
洪述內外之篇劉安論黃白之秘楊託思於全性鄒銳想
於談天商君既擅於刑書尹文亦諒於名實呂常博識載
摘懸市之文鬼谷多才爰初飛縮之作自茲以後其流甚
繁雖云有異於微言亦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
政刑或富國成家或懲惡勸善進既資於助國退亦取於
理身實翰墨之泉源信文章之隆藪故馬遷修史列之九
流班固叙書著之七畧今欲議其刪削語以芟夷便是絕

學者之多聞爽國家之廣畧學雖不敏未敢從命謹對

射御

問五曹演妙六轡騰英吹鑿延竒貫葉騁術眷茲兼藝理
國曰資取要適時何者爲急然則旁觀往籍述聽前規六
藝之道同歸十哲之流必貫何則書數之事獨列於學官
而射御之利不分於師氏今欲鳴鷹逐水落鴈穿楊並列
膠庠可乎不可至若魏臺漢帳誰擅其能三正一侯孰當
其禮軒轅訪道驟其乘者何人夏禹奠山究其理者奚是
近從曹馬遠逮羲軒所創之功並宜別白

對

袁宏

對觀天察地必籍於四時奠主安人莫先於六藝若乃九

官藝法六秘法六範藝數也六奇功懸針垂露六藝書也之能落

鴈啼猿射也之妙未言四術咸濟於時譬以五行理難廢

一至於出入軍國之謀道達陰陽之氣取要適時射御為

急者先王建國正位辨方順文武以分官仰星辰而布教

使僕者知其五御射者掌其六耦各班師氏咸有司存此

則垂範將來為國要道何必附輿執轡同歸鴈序之庭七

禮五犯射也並列鴻都之學事資仍舊無或改焉爾其中將

之署魏臺梁鵠之題漢帳聲傳千載能拔擅兩朝三正實諸

侯之儀一侯乃大夫之禮軒轅訪道昌寓驂其乘夏后奠

山豎亥窮其理紛綸前史逖聽可尋竊以遠覽羲軒近觀

曹馬心計不過於隸首善御執若於王良史籀飛毫鍾繇

駟翰后羿持箭李廣張弦所創之人所工之事畧陳一二

固難悉備謹對

校西一百五十三字 八月初六日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二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

判一

乾象律曆門二十三道

習星曆判六道

家僮視天判五道

私習天文判一道

馮相會天判一道

以管聽鳳判一道

為律娶妻判三道

上生下生判一道

曆生失度判三道

典同度管判二道

習星曆判

得甲稱人有習星曆屬會古凶有司劾劾以為妖疑疑作云

天文志所載不伏

對

張子漸

南正司天北辰列象昭回可議坐徵雲漢之詩曆數難推
自合史官之序當今銅渾設範五衡齊政四昨各業庶績
其疑舉而推之雖頗會於終吉子不語怪竟貽咎於爲妖
彼何人斯獨探幽說然古人垂教良史屬詞重黎掌日得
唐堯之躔次甘公言星明漢家之曆象遐覽前志事有職
司攻乎異端誰任其罰請寘霜典無取星占

同前

郭休賢

天道非遠人情難測俯察仰觀知來藏往顧惟所習頗曰
常途取則四時識乘蛇之度數明諸六曆辨廻蟻之循環
習洛閔之平生得陵渠之志事既知休咎同入精微攻乎
異端自貽伊感必若門傳良治亦觀過而知仁如其職異
靈臺乃欽哉而難卹効爲妖妄何太忽諸引以天文未聞
其可

同前

常恒

玄象垂文星辰作範休咎之徵斯在吉凶之跡可明秘以
人倫得之邦國旣河長而山久亦自古而迄今尚有不遵
典刑默習推步眷茲所學幸遇休明慕劉氏之高蹤仰張
衡之舊業旣而秋槎將泛知河漢之明梭太白初高識將
軍之出戰雖灾祥之屢犯在徵應之可憑若彛典以斯端
亦公途而難舍有司情惟糾慝志切繩違告爲妖訛事恐
乖於五聽科其犯禁誠有叶於三章

同前

薛重暉

藝術多端陰陽不測吉凶潛運倚伏難明預曉灾祥子產
稱博通之首逆窮否泰禪竈為廣學之宗是知羽駕奔星
初平言七日之會乘槎上漢嚴君定八月之期習學之規
枝無妨於紀曆屢會之禮法禁言於吉凶英華作會之禮法禁妄言於吉
商非有司嫉惡居心繩愆軫慮恐或彛憲効以為妖冀必靜
於金科庶不刑於玉律眷言執旨雖欵載於天文審事語
情實恐迷於至理即定刑罰恐失平反庶誥有司方期後
斷

同前

褚廷詢

和氏命官疇人繼職裁度一作成歷數辨正陰陽雖日月星辰無幽不燭而吉凶性命象在其中所以班固題篇編而

作志馬遷著史取以成書安可私議災祥公違典憲仰泰儀而雖隔瞻漢綱而斯存豈得日用不知都勞帝力天文妄習仍委國刑宜峻典彝以申平反

同前

徐楚望

大君一作唐有位北辰列象庶官分職南正司天和玉燭而調四時制銅儀而稽六合是則官脩其業物有其方彼何人斯而言曆數假使道高王朝學富唐都徒取銜於人間故無聞於代掌多識前載方期為已役一作成稱一作賤寧是潤身眷彼司存行聞糾慝語其察變應春石氏之經會以吉凶合引班生之志誠其偏習宜肅正刑

家僮視天判

甲於庭中作小樓令家僮更直於上視天乙告違法甲云
專心候業不伏

對

劉庭琦

士惟各業法貴師古苟睽厥道蓋速其尤甲也黔人頗遊
玄藝門庭之中駕小樓而對月星象之下縱微管以窺天
懸究昭回遠探雲物傳諸子弟頗覲前脩授以家僮未詳
其可雖有詞於候業亦難免於刑典更資研問方寬糾繩

同前

蘇綰

聖人作乎萬物惟又百僚分事命南正而司天五緯連衡
遵北辰而列象莫不上稽天道下授人時率由舊章克備
常典辨躔次之無忒識運行之有度南躔日至爰有望於

靈臺東陸春歸方可觀於太室必若官非代掌業異家藏

復王朔

漢有王朔望氣
英華作霸非

之精才有唐都之秘術不在其位

理宜勗於閑邪有犯於時辭豈逃於語怪惟彼甲也能微
訟乎僮則無良異疇人之子弟乙惟嫉惡復呂氏之刑書
庭際遐瞻寧用圭而測景樓中仰視徒以管而窺天攻乎
異端既殊冰操在乎正本請寘霜科

同前

薛驥

仰觀俯察通幽洞微明分野之災祥知廢興之休咎故漢
皇應籙瑞日揚光宋景推誠妖星退舍所以標之甲令著
自前經苟非主司習者多罪甲官非馮氏名在平人詩書
為席上之珍無聞教子圖緯豈門庭之事輒訓家僮公然

有違法在無赦難專候業定欲窺天措之罪刑應湏捨地
乙告非法既叶公途請寘條章無容詞訴

同前

崔翹

易不云乎仰觀時變詩有之矣上列昭回國家蓋轉銅渾
灰飛玉律曙光侵而鼓應暝色下而鍾鳴月穆穆而增波
煙藜藜而不散苟非其局必寘刑名甲命家僮心謀窺管
至如長雲氣色京房有隱士之占德星夜聚太史有賢人
之奏儻泛言古事自合張裕之流如私習天文請寘呂刑
之訓必也業傳弓冶名隸保章寧失不經豈濫無罪待窮
由緒方正糾條

同前

負傲

聖人體道雖旁行而不流君子爲儒亦博覽而多識甲誠
不敏嘗窺秘文傳妙術於青猿得精符於翠鳳管公明之
好事不寐每踰於夜分劉子政之多能觀星或至於明發
固當率由古道仰止先賢既非日御之官當晦風占之跡
况門庭之內賓友相趨遂乃別構青樓迴披丹檻當牖異
紅粧之女寓宿乃蒼頭之僕董舒災異主人猶且致尤雕
語怪神秦帝尚令下獄既私庭竊候罪已一作良多公憲
正詞刑其無捨但以考陳生之國志嘗有其人徵葛公之
蜀科未聞斯罪古今異政夫何足疑待更細推方從公議

私習天文判

定州中望都縣馮文私習天文殆至妙絕被隣人告言追

文至云移習有實欲得供奉州司將科其罪文兄遂投匭
請追第試勅付太史試訖甚為精妙未審若為處分

對

崔瓘

精心寧寂綿思洞幽既訊水之如符亦言天而若印昔聞

其事今覩斯人馮文儒術圓冠識均方士耻蒼蠅之迷夜

重鳴鷄之唱晨一作曉由是微神穿石流觀刺井探九玄之

微妙察五緯之綱維眷彼傾河言不乖於暝雨循茲險澗

罪已掛於秋霜隣人嫉深始求資於魏闕友于情切方辯

過於堯年由是皇旨鑒微刑不阿附一作重既令付法湏裁

典憲按其所犯合處深刑但以學擅專精志希供奉事頗

越於常道律當遵於異議即宜執奏伏聽上裁

馮相會天判

甲為馮相氏掌十二歲以會天位闕於冬夏致日所司科
之不伏

對

惟甲馮相稱氏陰陽具司登臺窺天庶無乖於經紀觀景

致日方不越於躔次自可式旌典法克審璇衡或禳災於

未彰亦表瑞於先覺而乃曠我后之要列効義和之廢時

愛陽南臨既睽於宿偶月令宿離不貸註離讀如儷偶之

天文者與宿偶當審畏暑北至又闕於瞻度儻冬夏失度

分至乖道則六氣不節五行混施爾職不恭天位斯紊所

司科處誠謂合宜徒事薄言終資按法

以管聽鳳判

乙以管聽雌雄之鳳而不合將罪之云中國無竅均者

對

遠奚珣

鳳凰于飛聲中律呂雌雄是聽道在伶倫通乎忽微探彼

幽順瞻言乙也忝跡於倫一作斯豈術數之未精飾詞之而

有訴且軒轅已降歲序茲深推律者寧止於一家探竹者

無聞於絕塞遐求嶰谷近捨金門苟勗聲高懸同此設京

房識遠有愧其能既多一作謝知音宜從寘罪

為律娶妻判

甲善筭為律娶妻生子人告其妖不伏

對

周之翰

甲道窮靈府藝盡數原探鄒衍之幽谷摠洛閔之妙術洞

律呂相生之道尚陰陽更配之理推計必究其精微變育

乃均乎造化言其孕子如逢蘭夢之徵語以好仇似叶楊

子之慶且智殫風律尚有革於京生况妙極玄穹豈無知

於鄧道稽之自古尚不為妖察之於今如何結罪告者無

理咸從配之

同前

張鼎

理歷明時創自軒丘之帝寅餞納日制彼丹陵之主散在

國典鬱乎疇人甲以妙察五均工言三統雄管雌管候六

間而靡差上生下生稽五行而得象乾坤並位律固聞於

娶妻陰陽易一作定方呂實號於生子豈曰三星之會何驚

十月之祥顧不謀於白圭寧豈信於緹幕如黃之口雖欲
加人匪石之心安能引咎疑則合闕妖則謂何

同前

武同德

物生有象象而後數泊夫化原孰得其始惟此甲也筭莫
善焉乃窮日者之言累盡唐生之術不測謂神推陰陽之
度數曠能變谷知律呂之短長想彼娶妻寧因匪斧之克
興言生子備見弄璋之慶與物相召誰其忍諸人告為妖
一何誣也

上生下生判

律生筭失上生下生之數或告之辭云管皆合度

對

張秀

元聖立極俾人作乂博謀廣通以訪異能理曆明時用司
氣候律生何者忝乎在職考銅渾而正氣吹玉管以飛灰
變冷含一作易寒暄當盡互物之妙娶妻生子庶探成器之功
何得傲擾厥繇候張失數儻虧官紀必殄孟陬安可敬授
人時是亦焉知天道求惟至理多昧彛途且官不妨方士
資守業唐都秘術莫繼菁華趙達能名空嗟已矣既垂七
始之則須正九章之科

曆生失度判

曆生失秒忽之度

對

李昂

鳳皇司曆象疑謀託筭象生有數感而遂通邈探渾元是

知玄妙眇觀雲物必在精微情至紛擾則他想交亂形質
濁穢則寄鑒不明焉可以見天地之心窮鬼神之狀幽變
未測孰辨端倪相彼曆生迹參日御臺觀是忝泉蒙未豁
唐都不作糟粕誑傳趙達何追菁華莫繼失秒忽之度曷
以敬授人時若歸奇於拐履端於始則毫釐不爽忝累無
愆如或未精法將焉捨

同前

暢詣

瞻乎曆生跡編太史按黃鍾之妙筭玉管非工察緹幕之
微灰銅儀罕究今者三元奧術尚博履端之明六律幽源
未達歸餘之數失之黍忽糾以簡孚誠積龜之見毀豈書
馬而致誤不堪敬授將亂甲乙頗具太初之差宜正義和

之罪

同前

王冷然

律呂之本今古攸尚周行殷曆孔子於是興嗟漢襲秦正
劉歆以之條奏莫不考於經傳稽之氣象惟彼曆生稱明
筭法理湏一作辨銅壺曉唱則聽鷄鳴玉斗夜廻方看蟻轉
何得輕於秒忽失以毫釐禪竈多言豈知天道義和廢職
幾亂人時遂令太史罷占疇人廢業陸佐公之漏刻莫見
新成張平子之渾儀但聞虛設既失推莫之典何迓寘棘
之刑

典同度管判

典同度管失候不應史稱忝細徒少其人

對

范鳴鶴

道幹始根陽圓成象同律審候紀物書雲各守其官倫創
 厥事考同律於巡禮光閱虞書資省律於張生方尋漢志
 恭惟所典實曰司存職此之由湏聞不怠影度從候物精
 昭芒既未曉於談天徒効誠於窺管遂使牛車轉木顛倒
 烟灰之色鷄知色黃混淆氣火之象損三生一紛糾無憑
 居陰布陽舛錯奚甚史也胥品誠迷厥官縱欲陳力就列
 未知不能者止忝細厥粒徒寡其人先無告辭後有推過
 此而獲宥何以用刑

同前

常非月登科記作自

火正分司疇人命職欽若天象敬授人時忝累無愆寸管
 測陰陽之數葭灰期應閉戶窺天地之心所以申命有司
 節宣丕序未遂御於乾道近獲戾於叛官辰迴鴈天不奪
 於房次月躔龍宿莫命於勤農二分或錯於春秋九土有
 虧於啓閉不脩厥職猶飾彼辭且列在群司匪無常典徒
 有成數忝有常刑忝細當合簡字徒少豈宜緘口防微於
 始胡不謀先敗而後言無乃太晚愆我星度宜暴刑章待
 憑高下之班方定重輕之罪

校四十一字

八月二十日

月初以事况輟校忽已半月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

判二

歲時門十九道

元日奏事上殿不脫劔履判四道

懸政象法判三道

元日大斟酌酒判三道

立春設土牛判二道

競渡賭錢判一道

伏日出何典憲判三道

九日登高墜脚判二道

冬日不獻狼判一道

元日奏事上殿不脫劔履判

解貢

土惟三分爵有五等懋勳庸而賜祿加道德以授封故鄭伯號公旌於周日鄩侯曲逆表乎漢代咸以胥寧帝道宣翼王室上殿而劔履不脫立朝而贊拜不名貴之與尊粲

然明矣景也三朝上壽百辟齊列敷奏昌言對揚休命遠
叶蕭何之軌復同子孟之躅若三台是職雅符周典如一
命纔登瀆遵漢律

同前

蕭昕

夷夏一體正朔同班車服旌旗光分五第聲明文物照臨
百官國家庶績其凝四聰咸達九重清問每降於絲綸萬
人自奏方聞於復逆景以位階丹_元得奏青蒲竹帛未書
既非子孟之錫劍履不脫瀆_實良夫之刑且道在守官物
惟藏禮夫子相衛必在於正名謝恩守_邸無聞於假器既
紊彝典瀆_實嚴科

同前

崔寓

一人垂拱百官象物典禮不易威儀孔昭屬三朝會同萬
國咸造列辟勿褻天威不違彼景何斯伏奏茲日若良夫
之傲禮且不釋劍異尚書之寵光徒聞曳履尊於朝聘雖
古代之有文失於敬守乃今日之無情一作愧必也位崇蕭
霍榮極縉紳民唐具爾瞻備周官之九命馬錫蕃庶類康
侯之三接不可議罪終然允臧

同前

楊陵

履端於始且正班爵之儀明試以言是陳敷奏之議觀其
所會萬國來同相彼多士百寮咸列朝有著定失位有愆
國明彝倫千進斯罰景以策名聖代忝跡周行初伏奏於
青蒲遂來陞於丹陛舍車闕下升坐其幕帶劍君前旋棄

常禮儻王有錫命同蕭何之寵章人多大功類霍光之舊制既不多於紀律固難措於典刑罪疑於人宜竭兩端之問劾須當理方議片言之折

懸政象法判

甲元日懸政象之法於闕下金吾不許云職在佐天子以平邦國萬人觀之浹日而歛

對

姚齊悟

獻歲布德群物俱新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味曩憲惟甲位當司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格言新歲爰帥其徒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狗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逮不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斯乃行古之道得今之宜進不侵官退非越禮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無亦禁衛是恤而於職司致尤夏官既掌邦鄙未嘗學矣周禮盡在吾子何所問焉

同前

衛備

百辟咸乂六卿分職各帥其屬欽乃攸司既立司馬之名亦稱祈父之任相維彼甲是掌邦政率由舊典匪曰曠官將選賢以興功或制軍而轄禁以忠王國實代天工九代藏疑作藏陳且觀其坐作三陽告始克施于赦令將懸象魏猶秉于周禮不忘舊章載書於魯策既浹日而歛率何法乖且謀之用臧孰云勿許能守爾職夏官未失於先庚不

及而言中尉固慙於後動

同前

李峯

六官分職百辟為憲式訓古典率由舊章惟甲蓋臣克崇
邦政行司馬之法平理萬人懸象魏之書糾綏四國必在
肇脩人紀董正戎行審鏡鑄之聲教疏數之度一作節以為
諸侯入覲列土一作上朝宗序班爵之賢以觀周禮行蒐狩
之令來觀漢儀布夏官之典常當正月之元吉斯乃敬其
所事無曠庶官儻宣父以遊寧有喟然之嘆而子牟不遠
必懷多戀之心玉律惟明予將有間金吾所見子匪良圖

大斛酌酒判

元日會序賓光祿以大斛酌醴祈黃耇北部以無令式勾

徵訴稱以引以翼古之道也

對

沈東美

比年三年殷見時見大會正殿小會東堂典禮序以鬯珪
建官司其鍾鎮瞻言光祿式遵古典且爾公酬匪無彝倫
功沽之巧周禮酒正注酒有未麴之先資於麴蘖水泉既
香必潔於湛饎周禮酒正注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挹彼注
茲酌以大斛我客矣正嘉賓式宴呦呦鹿鳴酒正斯舉振
振鷺舞兕觥其觶俾爾戩穀末錫難老式夷式已以引以
翼方得古人之禮寧虧聖主之私即署雖欲深文卿寺豈
宜其罪

同前

王昌齡

設罇養老序賓惟賢將必發乎直言先用彼一作作用乎孝
德徵元會之燕射展古義于君臣金奏洋洋合明神於九
變青氣鬻鬻布慶雲於一色則當嘉賓客矣止爨倫孔彰群
儒就經之日天子遵師之禮祖割以俾其冕旒乞言以成
其福祿昔之所廢今之所崇瞻彼有司未詳光祿嗟引翼
之攸情何令式之無稽徒欲致譏誠堪聳謂

同前

劉澗

元正告朔品物惟慶萬國朝宗九賓式序尊儒尚齒以申
其宴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威儀秩秩弁一作舞僇僇
等申公之置醴同齊侯之拜爵大酺以將其厚意加籩以
寵其元老既醉既飽以引以翼引大雅之謙私致一作太

平一作王非之樂事光祿乃遵古道未蹈深愆比部則格以金
科言從勾納法其畫一理在徵收刑責惟輕不宜加罪

立春設土牛

得宜春縣門外各隨方色造牛耕人州司科不應為訴云
春前二日

對

許景休

玄陰方窮青律肇起霜歸寒鴈露洗春木是以星駕方廻
知四時之代謝歲陰更始識五行以為法甲以名忝令長
頒政邑人固合酌規前經考禮中典將以助養生物叶贊
歲時然而涸陰沍寒王者以磔鷄送節達陽遵禮主司以
土牛迎氣所為雖合於典時方色頗乖於禮經訴以立春

設罇養老序賓惟賢將必發乎直言先用彼一作用乎孝
德徵元會之燕射展古義于君臣金奏洋洋合明神於九
變青氣霽霽布慶雲於一色則當嘉賓客矣止爨倫孔彰群
儒就經之日天子遵師之禮祖割以俾其冕旒乞言以成
其福祿昔之所廢今之所崇瞻彼有司未詳光祿嗟引翼
之攸情何令式之無稽徒欲致譏誠堪聳謂

同前

劉澗

元正告朔品物惟慶萬國朝宗九賓式序尊儒尚齒以申
其宴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威儀秩秩弁一作舞僇僇
等申公之置醴同齊侯之拜爵大卧以將其厚意加籩以
寵其元老既醉既飽以引以翼引大雅之謙私致一作太

平一作王非

之樂事光祿乃遵古道未蹈深愆比部則格以金

科言從勾納法其畫一理在徵收刑責惟輕不宜加罪

立春設土牛

得宜春縣門外各隨方色造牛耕人州司科不應為訴云
春前二日

對

許景休

玄陰方窮青律肇起霜歸寒鴈露洗春木是以星駕方廻
知四時之代謝歲陰更始識五行以為法甲以名黍令長
頒政邑人固合酌規前經考禮中典將以助養生物叶贊
歲時然而涸陰沍寒王者以磔鷄送節達陽遵禮主司以
土牛迎氣所為雖合於典時方色頗乖於禮經訴以立春

之前雖有近於月令若以隨方之色誠可寘於秋官州科典刑竊以爲當甲將妄訴罪實難逃

同前

鄭老萊

惟彼璇衡分乎四序調茲玉管載啓三春寰中祈空土之功海內佇農祥之應甲職司銅墨道洽絃歌務切耕耘情深勸勉消乎立春之日望氣之辰爲土牛於縣門設耕人於一作終畝隨方所造雖取法於陰陽候節而爲固無虧於令式今者四門併造數次施功便於春月之中預設秋冬之事穰災或可在法難通州司科以不應縣局乃爲申訴春在兩日雖事分踈齊復三廟何如道理即科其罪恐涉深文輒此商量寧斯拆中請從寬典俾叶通規

競渡賭錢判

揚州深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時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後遂拆舟人臂折

對

康建之

日一作月觀遙臨旁分震澤雷阪迴轍近屆邦溝郊連五幸

之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序屬良辰躔係令節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趨并載飛龍之舳泛長波而急槩有類乘毛湧脩浪而鳴舷更同浮葉蕭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問閭賤品蓬華庸流名教非閑喪儀多闕二年居廬無聞毀瘠

之哀五月佳遊且預歌絃之樂重以心存清勝志在雄豪
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鳧之貫先後由其不等忿爭於是
遂興無思李老之言俄折楊公之臂然則居喪聽樂已紊
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凶險論情撫事深穢皇猷定罪明刑
理資丹筆

伏日出何典憲判

廣漢等四郡俗並不以庚日爲伏或問其故云地氣溫暑
草木早生異於中土常自擇伏日既乖恒經出何典憲

對

邵潤之

斗建於戌知立冬之景星火勝於金故至庚而氣伏微曆
忌之故事固稟陰陽按方志之所宜或殊寒暑者廣漢四郡
蜀門九折通濯錦之流入青衣之微徒以溫暑異於中夏
畜馭同於夷狄許令自擇伏日所以遂其土風當今齊七
政之明垂四方之則百蠻由其奉朔九譯於是同文况茲
巴蜀之人素陶齊魯之教自當變而至道率乃舊儀苟亂
人時奚同文軌風俗通之小說未足憲章中和樂之雅音
領崇舞詠請下四郡俾依三伏

同前

趙如璧

天平四序有寒暑之殊地列九州著華夷之別風土既其
不等節候於是莫同廣漢夷鹵境連巴俗岷隅杳轉雲峯
與霞岫爭輝江溜橫分綿沔共沙湍迤映候乖中壤菜茂
三秋氣離炎洲草長二月至若時鍾季夏節一重陽金方

始萌大德不競非無典司之主必告伏匿之辰當復取捨
因循何得輒為改革國家明堂布政象法已行豈使均雨
之鄉翻聞易日之義雖殊風俗之典恐非得時之宜勒依
恒式謂符通理

同前

崔翹

廣漢之郡寔惟沃壤江波濯錦斜分白馬之津山嶂吐雲
近對黃牛之峽皇明撫運文軌大同自北徂南東被西漸
徒以窪一作窪盈異等風候殊宜草木偏早於陽春金火不
取於今日炎蒸郁毓未見行車毒霧氛氲唯看墜馬論其
恒式遠帝者之金科語以憲章符漢王之故事是非之理
其在茲乎

九日登高墜脚判

楊甲九月九日登高墜脚致跛乙告為不孝科不應為

對

馮敬徵

無射良秋重陽嘉節登高有興坐追桓景下堂傷足多侔
子春雖異全歸何妨憂色寧損為孝之道而斷不應之條
告之者未達其幽趣科之者固知其失道棄而不問幸無
濫焉

同前

馮真素

楊甲溺志妙賞開襟季月探幽仙術既播美於銷災蹟彼
禮經復傳芳於作賦黃房辟惡插鬢徒存菊花泛罇傷足
旋及下堂之懼空負子春之懷登階與言方貽婦人之笑

窮其孝道雖則致於毀傷校彼行章豈有涉於情故乙誠妄告甲乃無辜輒賜片言能符至理

冬不獻狼判

得景為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對

白居易

鮮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禽獸罔其當路可求曾不思於躡尾充庖為用遂有關於去賜既愆冬獻之期難償秋官之責爰載詳地產瀆重抵核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熱在面欺而無捨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校三五十四字二十夜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

判三

歲時雨雪儺門十九道

冬至越人駕象入庭判一道

亞歲上罇闕酒判一道 臘嘉平神位判一道

天雨壞墻判一道 復陶以行判一道

春不修鑑判二道 藏冰不固判三道

西陸朝覲判七道 驅儺判二道

冬至越人駕象入庭判

冬至朝越人駕象入庭不載黃門鼓吹法司科罪越人訴云依太康中儀不伏

對

大荒無限

一作根

天下如截柔遠能邇老安少懷惟彼越人

沐茲造化

一作洪造

境遙銅柱聞伏波帶斃擊聲暨珠崖非尉

佗而能制屬星躔北陸日屆南長天子登靈臺觀雲物命

群臣以成列執五瑞而知禮牛羊勿踐駕象奚趨來賓冊

禁之庭不載黃門之樂今朝高會笑塗山而未倫法奉虞

章鄙蠻風而詎設棘司以多聞闕殆直寘先繩越人以古

有典刑曾何敢侮且中古以降五運相乘太康之時九儀

亦備具物云在時人屬遷湏崇改更之文無致因循之禮

亞歲上罇闕酒判

亞歲遇群吏於庭將賜以樽酒所司闕供

對

王運充

主上大明臨下有赫國章式序天秩孔昭亞歲崇時見之

儀群吏脩會同之禮倬玉階之仗左右薰風頒金彝之酒

東西湛露庭實千品問皮馬以分行朝會九賓錯華蟲而

雜燕羽觴無筭玄澤初流兕觥其觶皇歡以接賜上罇之

旨酒帝命空霄承大聖之鴻恩天厨不給眷言此咎罪莫

重焉所司罷供寔違常典既罹深罰邦有常刑

臘嘉平神位判

先嘉平之夕索室不設存神之位有司告其師訴云小黃

之過仰依禮處分

對

趙泉虬

歲律仲冬寒生季朔遵符而臨清祀因蜡而祭嘉平承八

政之勞農暢四人之休息既而日沉西障月下南軒夜復清而多閑神將肅而是享主不存位祭則無依幽靈無地玄酒何設如在之誠事既驗於闕行虧禮之尤理合從於寘罪乃典職之有失事未一作骨可容類龜王之將毀人何逃責有司推詰理一作妙合其宜訴非可憑庶歸常典

天兩壞墻判

乙富家天兩壞墻其子曰不築且有盜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失其家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告之隣人引其子不伏

對

雲蒸晝暝天兩滂降當此激射或類園一作環堵乙者何也

而貨殖焉既得陶公之術有同宋人之富雖家惟四壁而堂累千金當戒爾不虞宜納善人之訓何故為誨盜不從幹父之情入門各媚信自負於知言讎或為讐欲見疑於忠告引之為證事則可憑訟之無稽法亦難設謂宜按記庶叶簡孚

復陶以行判

甲託秦復陶以行人告其不軌訴稱嚴霰使然非是妄作

對

康子季

日車南至星斗北迴徂歲既一作將窮重陰感發寒生大漠雪下平蕪海曲於是先行山陰由其興往惟備乃無患必籍重裘而彰厥有常須遵法服甲榮微簪組候屬嚴凝節

愧高臺寧懷

一作華

平君之操尊非楚國輕襲靈王之儀罪

當抵於嚴霜

一作秋

詞徒稱於積霰向若楚制是用庸敢避

於濡身今乃秦陶謬加因難追於匪服既負不衷之刺宜投僭上之科

春不脩鑑判

丁掌頌不頌于命士春不修鑑而輒秋刷

對

庫狄履温

開國承家建官分職品彙斯布卑高已陳故禮設六官必在所掌士分九命且均其職眷彼陵人頗忝班位惟茲命士賓疑厠周行雖和平在時終無天昏之理而炎涼失節或生疾疫之事備預之道寧失國經頒賜之儀豈乖常禮

且深溪寂寂方委積於大冬虛室寥寥遂收藏於小吏春風已解不聞脩飾之功秋露未圓方事刷清之業當其時而不作已表非勤應合給而缺供尤彰失守不應之罰從此自貽慢令之科宜以為始

同前

廉粲

宗周布政漢家舊法藏冰於陸自古有之頌冰於朝方今靡替衙那厥職乃丁是掌西攀咸鎬寄甘泉之北宮東邑鞏洛入茫山之陰洞履霜如堅和翠微而一色積雪偕瀾岌稜層而流寒當忝司存合閑主守苟違命士得無常刑若惟陳迹良亦異聞且太歲換韶盛德在木上從天子下際群公大給千官備霑累命青焚片片光研一作妍金鏡之

空鉸背峨峨姿凜王壺之態蓋將以蕩清暑辟炎毒水精
簾內飛燕嬌歌而對山虎疑作武鬼盤中暑一作星署永吟而

陶酒時或稽緩人必其憂况士不頌冰闕也春不修鑑怠
也秋仍輒刷非也三者備矣夫何言哉眷言伊丁請用常

典

藏冰不固判

所司藏冰不固訴云採冰戶家不依尺樣

對

崔希逸

寒暑適遷四時有凝陰之節宗廟致敬五禮標陳薦之儀

徵萬古而莫遷雖百玉而不易泊乎歲伏玄陸日短星昂

天寒地閉風淒雨霖一作霏積水成冰與銀床而等潔沍陰

鑿井映玉甃以生光既有峨峨之姿須備冲冲之禮苟野

六尺之樣遂闕三冬之備祭供有罷職司其憂向若尺樣

頓乖納時不應緘默自緣蓋藏不謹今日方事推詢玉毀

積中是誰之過掌人自合當罪採戶未可論辜

同前

裴幼卿

習坎居卑履霜為漸始衆流而就濕終積溜而成冰於是

歲約星廻時遵月令啓凌陰之室享司寒之神山人縣人

四字一即分官而有典北陸西陸一無此二字將候日以無差

乃採沍寒必於窮谷豈可未終見覘遽此晞暘望朝覲而

未開與隆冬一作冬而共盡主司先標尺樣輸納當有程期

豈三令之莫申何一言之匪効既乖守職詎可逃刑

同前

裴寬

正德厚生九功惟序備物致用十翼斯崇均諸五行廢一不可况氣移西候日躔北陸深山窮谷涸陰沍寒孤絕聽而無疑鴈爰飛而向暖風驚千里草木落而云黃冰結三河波瀾凝而不動眷言主者則有司存理宜採彼幽詩循芳魯策獻羔無闕賓祭有宜何得慢令致期以速官謗氣已昭於發洩罪將犯於刑書雖嫁禍於户家固難免於科罪

西陸朝覲判

西陸朝覲闕月繹之御史劾之非其時不合禮

對

鄧承緒

以下鈔本缺

獻歲祭春列宿分曜人其不惑序惟莫愆乙也司存式瞻天道令乎窮谷以將納水物其惟新時漸於廟日在北陸其藏也以周星見東方其出之也以徧克諧冬夏之氣不悖陰陽之宜彼彤繹而不脩何祭祀之為禮御史之舉嗟執簡而不為有司之儀蓋通而被利刑惟不濫其可加諸

同前

潘文環

將祭司寒必從朝覲自上下下湏亦有宜惟彼乙兮是稱主者獻羔而啓自仰天王之豐愆陽不興果叶藏冰之道且祭之明日曰繹彤既區分於禮經亦隨時而用捨有何乖制而致繩愆請寬執憲之刑庶免不辜之罪

同前

孫益

凌人納室獻羔開冰取時寒而腹堅用覲朝而首出在於
賓祭則有彛倫况彤繹之禮既施水土之品必設屋年或
存乎顛若藏冰更闕於陳焉乙忝主司實為失守無恒之
迹且類於南人有常之儀宜在於西陸未能引過猶謂非
時於禮何觀在形不忘

同前

劉肱

氣改東風日在西陸魚稱祭獺人用獻羔乙為冰司預聞
政事朝之祿位尚合班行祭之彤繹俄聞悔吝誠應鑑室
初啓以享司寒何得羽籥載闡仍虧如在既藟藻而有闕
仰哀敬而難逃青龍御辰二月行及駘馬問罪三尺須加
曾得噬臍那應騰口

同前

吳蒙

一作柔總
目作柔之

冰以風壯縣人初傳寒乘春消王命是出寇夫彼能業其
官豈炎涼之下愆調乎四氣將潢汙之同薦利于百神滌
意爰卜於吉蠲闕容乃稱於彤繹曾是獲麟之史西覲靡
逾孰謂冠豸之雄南臺妄糾若五經之訓奉以守彼乃或
繁一作擊無成曷為知禮

同前

張巡

薦必及時政無墜禮雨雹可禦凄風不流惟乙凌陰是司
將頒肉之列愛候伐冰之家將當夜頌有朝覲無戒且不
違於西陸蓋取異於東隣既憐申豐將除苦雨之變翻慙
高子不爭靈星之詩御史職在乘驄誠為直指有司義乖

祭籩猶曰非時徒欲事於煩言得無同於矯舉罪之則可
訴亦難從

同前

冰以禦炭祭而后用東風初至啓陰室以被除西陸既躔
命凌人而歲事朝覲而出必有事於司寒彤繹之儀固可
徵於舊典眷言一職實忝司存進而不知類義和之廢職
退而隳禮與由豐之善射疑作對獻羔斯闕湏冥嚴科神豸
觸邪豈其所過

驅儼判

月晦所司闕堂贈之禮

對

率以大儼是驅群厲斯逐夏官之所掌在東堂而成法歸
其金目視方隅而皆知拒乎用首綵章而必備有司奉職
無競惟人既尸百隸之位當順四時之節值此日月初晦
星辰已周欽奉國儀必聞堂贈湏因周以成法將始逐茲
赤疫罔被清冷上以破除惡夢下以司執遺鬼宣尼之禮
更立阼階張衡作賦是清京室此時廢執孰以逃刑撫狀
誠合科繩執文或當推問何者所稱晦日乍涉陽春儻作
玄律在時不可朱裳有事理茲伏念然正嚴科必當建日
之宸請寘先庚之罰

同前

顏朝隱

冥物自繫幽其罕除因憑神之道戒夫厲之災所以職在

夏官事殷玄月煥其金日分若侷童是知作背之儀用符
贈之禮况夫成時方代序推冀砌而已殘物有札瘥在
挑符而何闕載紊舊典合寘彛條

八月二十夜校西二十字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